

蓝花花

民间布面点画赏析

张道一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民藝
研究



布衣百姓·点画吉祥·衣被之上显人文

油纸漏版·灰浆隔染·蓝靛染出蓝花布

民间布面点画赏析

蓝花花



张道一著

蓝花花
民间布面点画赏析
张道一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3 印张
书 号：ISBN 978 - 7 - 5328 - 6680 - 9
定 价：13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八百年的工巧积淀
染成了典雅的蓝花布

深沉恬静的中国蓝
点画着农家的衣着被褥

历史会把新的变旧
渐渐地退去颜色

磨睺罗摇着荷花走了
不再为生活祝福

怎能劝你留下来呢
只是让后人记住





前言

一、蓝染花布概说

- (一) 锦绣中华的另一面……5
- (二) 棉纺与棉织——八百年“衣被天下”……11
- (三) 五彩彰施……21
- (四) 深沉的中国蓝……24
- (五) 蓝花缤纷——白布蓝花与白瓷蓝花……30
- (六) 艺术浸透于生活的深处……44

二、点画人生

- (一) 点画——点化……49
- (二) 碧茵中的花株……53
- (三) 点画的题材内容……57

三、点画赏析

（一）匹料图案及其局部形象……63

（图 1—图 100）

（二）成料图案及其局部形象……179

1. 被面（图 101—图 151）……181

2. 褥面、床单（图 152—图 161）……251

3. 门帘（图 162—图 183）……263

4. 包袱、方巾、桌布（图 184—图 217）……289

5. 枕巾、头巾、汗巾（图 218—图 227）……325

6. 帐檐、床沿（图 228—图 236）……335

7. 围裙、围兜、肚兜（图 237—图 244）……343

参考书目

后记

蓝花花

民间布面点画赏析

前言

这本书题名《蓝花花》，是借用了一个陕北姑娘的名字，用以介绍往时的民间艺术，在那衣被之上所染出的美丽图案。蓝色的布，呈现出白色的花纹，或是在白布上染出蓝花，显得特别沉着而清丽。在大自然中，有各种颜色的花卉，红花、黄花固然惹人喜爱，蓝花的恬静更为诱人。质朴的陕北人深悟此理，给最漂亮的女儿起名叫“蓝花花”，并且唱出了她的美丽：

青线线，蓝线线，
蓝格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蓝花花，
实实的爱死人。

五谷子，青苗子，
数着那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
就数着蓝花花好。

.....

那是在过去的年代，封建礼教的束缚，青年人的婚姻没有自由，蓝花花被迫嫁给一个财主的“猴”儿子，歌中形容他“好像一座坟”。蓝花花的不幸虽然不是孤立的，但人们仍然同情她的遭遇，即使歌中也表现了反抗和斗争，毕竟还是带有悲剧的色彩。她使我们联想到民间的蓝染花布，即棉布的漏版刮浆防染花纹。它增饰于亿万人的起居，虽然经过了800年的温馨，几乎普遍于全中国，依然由兴而衰，将要为现实生活所遗弃。且不说悲耶憾耶，对于由此所铸造的艺术成就却不应忘记。这就是本书的目的。所以又为书名加了一个副题：民间布面点画赏析。

民间的蓝染花布是很精美的，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因为是用油纸版刮浆漏印而产生防

染的效果，那油纸版上的花纹必须是线线相断，有的索性用点组成画面，形成一种特殊的风貌，而且格调很高，具有独特的韵味，带有浓厚的装饰性，可称作“点画”。我们知道，中国的绘画长于用线造型，甚至古人有“十八描”（即十八种线型）的归纳，而西方的绘画则是用面造型，即强调明暗关系，以光影塑造形体。点画是在线条的基础上发展的，不是集点而成线，而是断线而为点。虽然它是经过了工艺处理，看不到绘画那样的笔触，在其背后，且又看出绘画的影子。

只是，蓝染花布的用途是制作衣被，它不像绘画可以张之于墙，有固定的角度供人欣赏，做成的衣服和被褥等是为了穿用，实用的功能具有特定目的的限制性，却又为艺术的发挥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由于花纹是染在布上，而缝制衣服等必然要裁剪，即使“成料”的设计，如被褥之类也不能有固定的一个方向。因此，染织图案设计的构成特点是连续、匀称和形象的参错。这些艺术上的手法和特殊处理，在一般绘画上是不存在的。从艺术的表面看，它与绘画又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事物的异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有造型艺术，不论是雕塑、工艺等的具体形象，都与绘画有着造型的共同因素，造型是表现同一个对象，并无本质的区别。当然，要理解这一层，须要透过表面现象作具体分析，慧眼识破，找出内在的联系。

在图案学上，有所谓“单独纹”的形象塑造和图案的整体配置（即“构成”）者，这是设计过程的两步走。绘画创作也是如此。在整个艺术构思的总体之下，从收集素材到形象塑造是一步，从处理情节到组合构图是第二步，另外还有对色彩的考虑等。由此可见，形象的塑造很重要。但绘画与图案相比，前者外在而明显，后者则不是太显露。

人们大都会有这样的经验，若在风光明媚的春天，你躺在碧绿如茵的草坪上，当然不是人工的草坪，而是大自然所织造的地衣，不但会嗅到野草的芬芳，还会看到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在草丛中生长。它们虽没有人工培育的牡丹、菊花之类的硕大娇艳，却也各具姿态，只是被淹没在密草之中，成为碧茵的一部分，不被人注意。碧茵如毯，装饰着大地。蓝染花布也如碧茵，满缀纹饰，发出温馨的神韵，潜移默化地浸透于人们的心田。

我之所以对蓝染花布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不仅是在理性上，作为研究者的认识和领悟，更重要的是从童年到少年得到了它的温暖，曾经与我的成长为伴，它那美丽的花纹，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国虽然早在东汉时期即已发现了棉花，但在全国普遍种植，已晚到宋元。男耕女织的社会模式几乎家家都植棉、纺纱、织布，并将白布染出蓝花，已有800年左右的历史。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随着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活变了，时尚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童年时代所穿的是蓝花围兜，所铺盖的是蓝花被褥；少年时到外地求学，所背的行李也是蓝花。那是个蓝花的氛围。然而，就在我的这一代，出现了蓝花布存废的分界，她逐渐地减少了；即使到农村，所见到的也只是星星点点，仿佛残留着一丝往时的记忆。

对于此，虽然感到惋惜，但没有过多的伤感。有时我也哼起《蓝花花》的民歌，只是觉得，不应忘记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艺术。因此，选了各地的蓝染花布，并且从整幅布的图案中剪出一些完整而生动的形象，是对这一民间艺术的欣赏，也是对往时的纪念；同时，我

也想对学艺的后来者说，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借鉴”这个词，所用甚广，可以用于人事，可以用作历史，当然对于艺术也非常重要。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晓器”，^①要在多看、多练中学得本领，取得经验。但是，比喻归比喻，任何事没有像照镜子那么简单。因为镜子是个生活用品，其功能很明确。艺术的“借鉴”不仅有助于对创作的构思立意和表现技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对于艺术的修养和人文精神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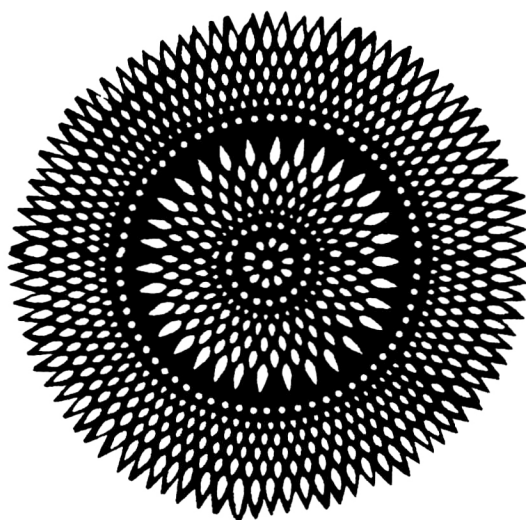
我们面对民族传统艺术，首先是所持的态度，不论是虚无的还是保守的，都不可能真正地对待借鉴，正确地理解借鉴。理由很明显，传统的艺术不是简单地拿来使用，其中有一个消化和转化的过程，就像进补营养品一样，是为了身体健康，而非吃了什么变成什么。

联系到目下所要研究的民间蓝染花布，在我的童年，几乎生活在它所建构的环境之中。那是上世纪的30年代，我在读小学的前后，幼稚的心灵养成对生活的的好奇，不论什么都想问个究竟。好奇心重，每事必问；有些问题能问得大人无法回答，以致不耐烦而生气。在小镇上生活比较简朴，晚上睡觉不想睡，早晨赖床不想起。躺在床上，便看蓝染花布上的花纹，因为被面、褥面和一部分墙围，都是蓝染花布。好在那花纹的设计有正有倒，有歪有斜，适合于躺在床上的任何角度。为什么“麒麟送子”是小孩子骑怪兽呢？为什么鲤鱼跳过龙门就会变成龙呢？为什么刘海戏金蟾会从嘴里吐出金钱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在脑子里萦绕；得不到答案时便在棉被上闷闷地“数”花朵和四边的“小树”。对于那种由六七个圆点组成的最简单的小花朵，我们家乡称作“猫蹄子花”，形容它像猫脚印。于是，我又不懂，“猫蹄子”怎么会印到棉被上来呢？

在我长大之后，童年的疑问结成了朦胧的记忆。而当我将那些有关神话、传说和有关装饰手法的问题一一解开的时候，才意识到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牵连。是熏陶，是浸透，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民间艺术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我国也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有一个新词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读起来有点生硬，既经使用也会习惯的。有人著文说“要守护精神家园，寻找回家的路”。路是应该记着的，问题是，家在哪里呢？已经变了，变成另一个模样了。即使提高了物质水准，却失去了原来的氛围。现在的小孩子所看的，所玩的，所想的，已无传统可谈，难怪他们长大之后，竟以现代派自居，大叫“与传统决裂”了。其实，对他们来说，已不存在决裂问题，因为不知道传统为何物。

话讲远了。拉回来谈蓝染花布，因为它已经远离了现实生活，几近于消失，即使有少数人仍在使用甚至有少量生产，也只能视为个别，过去的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往昔的辉煌暗淡无光了。在这种境况下谈借鉴，难度是很大的。所幸者是还能看到一些实物。当工艺品不再实际应用，有的可能转化为欣赏，作为艺术研究的对象，更不受此限制。一方面，应该研究它的整体，了解当年与起居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妨剪出某些局部，看其主体形象的塑造。创造者组合了构图，使艺术完美；我们进行“解体”，为了探讨其底蕴，通过赏析，以达到借鉴的目的。

^① 见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刘勰提出“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即要多看，全面地分析一篇作品。



一、蓝染花布概说

（一）锦绣中华的另一面

吃穿住为人生之必需，但由于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等的差异，人们所持的态度也不相同。对于所吃的饭、穿的衣和住的房子，有人简单化地将其归为物质文化，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当人们饥寒交迫，在生存线上挣扎之时，是饥不择食、寒不选衣的，对“物质”需要的性质也非常明显；可是对于生活优越的人来说，绝非单纯的物质需要，其中也包含了精神上的追求，而且会形成一种欲望，越来越强烈，有的为了满足享受，有的包含着炫耀，还有的是趋风赶时髦，精神的追求超过了物质的需要。东汉时的《城中谣》：“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不仅是上行下效，而且是对时尚的推波助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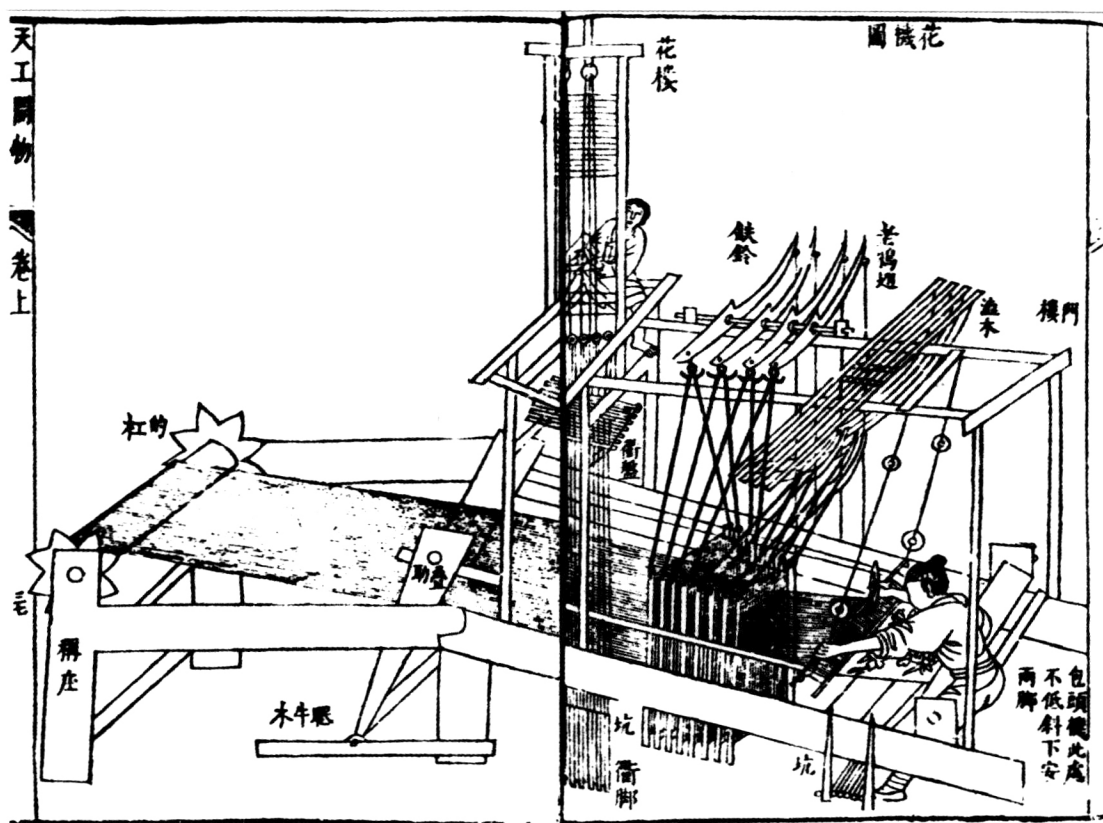
明代宋应星是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天工开物》在世界科技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代技术的百科全书”。在纺织（“乃服”篇）方面，记述了棉、麻、丝、皮、毛的技术处理和织造方法，从大众的布衣到皇帝的龙袍，从简单的腰机到复杂的花机，全面而详细。其中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丝织机械，与现在南京云锦最富丽的妆花织造非常接近。宋应星说：“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百体，赅而存焉。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天下。贱者短褐裋裳，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是故其质造物之所具也。”^①利用自然物织造衣服，竟然将人分成贵贱，并非是宋应星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局限。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天工开物》对于丝织、锦缎写得很详细，但“布衣”的部分就简略得多：“凡织布有云花、斜文、象眼等，皆仿花机而生义。然既曰布衣，太素足矣。”所谓“太素”，语出《列子·天瑞》：“太素者，质之始也。”原指构成宇宙的初始物质，在这里引申为朴素无华。

然而，人分贵贱是社会的不公，并非本质如此，“布衣”的爱美与审美之心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历史证明，棉布织花虽然比较简略，但是棉布印花却创造了一个艺术的繁华世界。

①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二卷“乃服”。

中国古代的纺织，包括织造和染色，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已经出现，至商周时便很发达了。但在材料的发现与选用上有先有后。最早是利用葛、麻之类纤维，以后发现了蚕，在汉字初造时期，对蚕字的解释是“任丝虫也”。从野蚕到家蚕的饲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待到蚕桑并举，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已经进入到锦绣时代了。

中国的锦绣有着辉煌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最华丽的衣着。连接古代中国和西方诸国的一条漫长的商路，兼及文化的交流，被誉为“丝绸之路”，我们自己在称颂祖国的美好时也说是“锦绣中华”。这种赞誉是恰当的。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锦绣本身，而是在它的背后，作为人文的整体和生活的全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尤其是被称为“衣被天下”的布衣。



花机图

宋应星《天工开物》“机式”插图。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刻本

这是织造妆花锦的木机，由两人操作。机上为提花者，根据花楼上的“花本”，提起经线；机下为穿梭者，分别穿进不同的色丝，织出最富丽的锦。这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织造工具，也代表着最高的水平。

对于古代锦绣制作的情况，艺人的生活和处境，我们可从一些诗人的吟咏中想见一般。如唐代元稹的《织妇词》：

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
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
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
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
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
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
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

这是一首唐代的纺织女工歌，她们的劳动是很艰苦的。在织机上不停地变换着经纬线，往返投梭，织出绚丽的花纹；那花纹是由花楼上的“花本”控制的。挑花本的姑娘因为掌握了专门的技术，就不能够出嫁。官家征税高，锦缎苦难织。看着屋檐下的蜘蛛能够凭空吐丝结网，在游丝上自由地往来，感叹人都不如一个小小的昆虫！

那些巧于针线的刺绣女工又怎样呢？晚唐诗人秦韬玉的《贫女》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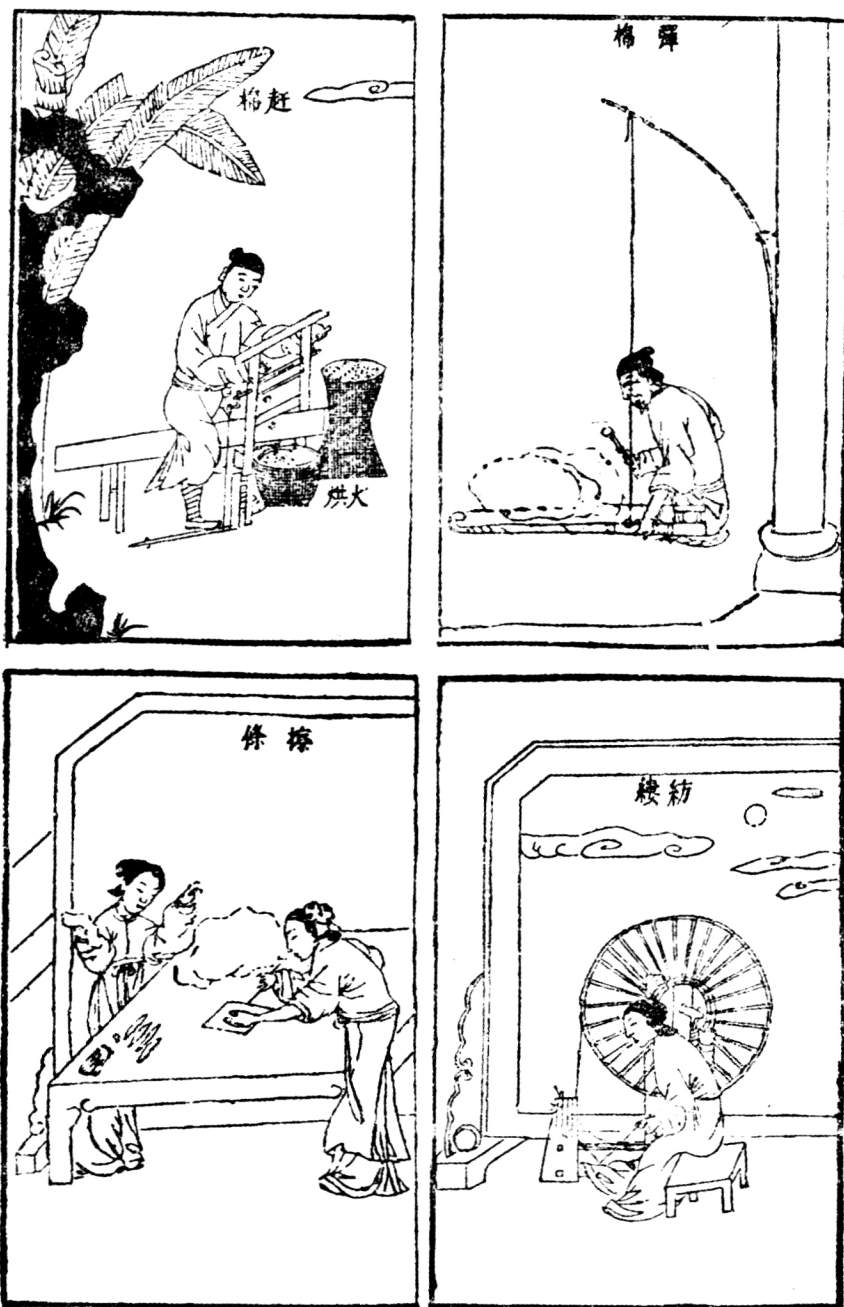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是一个绣花女的自述。她生长在穷苦人家，住在简陋的茅屋中，从来没见过绫罗绸缎的漂亮，一直为别人刺绣嫁衣裳。她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想请媒人说亲事，自己又觉得感伤，谁能赏识我不同庸俗的高尚风格呢？

宋代张俞，隐居在四川青城山中。他进城后写过一首感叹的诗，题名为《蚕妇》，曰：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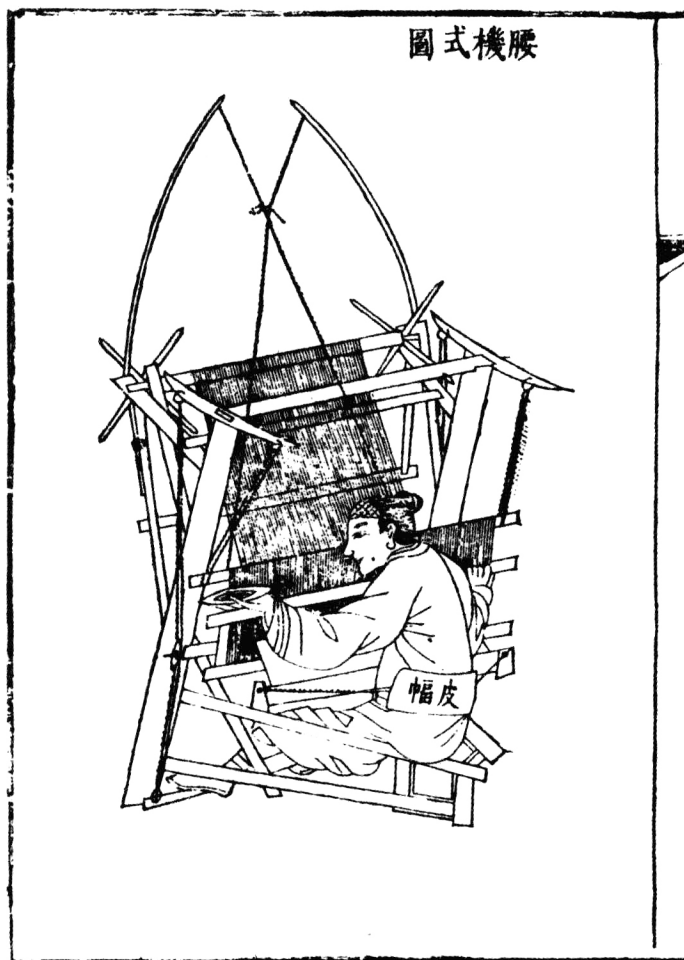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古代的劳动者创造了华美的丝绸锦缎，为生活增添了色彩，然而他们并非这些物品的享用者。那么，那些“织妇”、“蚕妇”和“敢将十指夸针巧”的“贫女”，她们穿着的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也同广大的种田者一样，穿的是“布衣”。



赶棉·弹棉·擦条·纺缕

《天工开物》初刻本“布衣”插图四幅

这是在棉织之前的四个步骤：“赶棉”即轧花，去掉棉籽；“弹棉”是将棉花弹松；“擦条”是将棉花搓成棉条；“纺缕”是用纺车将棉条纺成线纱。



腰机式图

《天工开物》初刻本“腰机式”图

腰机是一种既可织无花的丝绸，又可织葛布、麻布、棉布的小机，但在当时并未推广。《天工开物·腰机式》曰：“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著者按：疑为腰间之误），其力全在腰尻（臀部）之上，故名腰机。普天织葛、苕、棉布者，用此机法，布帛更整齐坚泽，惜今传之犹未广也。”

以上这种“腰机”是在原始腰机的基础上改进的。原始腰机现在仍有保存，个别少数民族（如海南黎族）还在使用。原始腰机的主要工具有：前后两根横木，相当于现代织机上的卷布轴和经轴，另有一把打纬刀，一个纤子，一根粗的分经棍和一根较细的综杆。分经棍把奇偶数经纱分成上下两层，经纱的一端系于木柱上（或树上），另一端系于织者腰部。织造时织者席地而坐，利用分经棍形成一个自然梭口，由纤子引纬，用木制的纬刀打纬。这种原始腰机从技术水平看，已高于编织，并且能够织出几何形的花纹。



汉代蓝染花布（棉布）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



汉代蓝染花布（棉布）1984年新疆和阗地区出土

(二) 棉纺与棉织

——八百年“衣被天下”

我国古代称平民大众为“布衣”。

“布衣”这个词可有三解：一是用布做的衣服，而不是丝绸锦缎；二是衣着简朴，而不是华贵富丽；三是为庶人之服，因而也作平民的代称。

中国历代的平民主要的是穿“布衣”。布衣之“布”为总称，是指麻、葛、棉等纤维的织物。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衣着原料，除少数为蚕丝之外，大多数的百姓以麻、葛为主；棉花后来，已晚至宋元时期。

麻有苧麻、大麻等。其中，苧麻植物具有吸湿放湿快的天然优良特性，特别适宜于做夏季衣服，因此苧麻的织物又称为“夏布”。在古代，苧麻织物的名称很多，按其精细度略有区别。如苧布、絺布、绢布、縠布、绡布、縠布、绫布等；前四种系指一般的夏布，后三种则是极精细的苧麻布。^①棉布普及以后，苧麻布有所减少，但由于它的优异性能，仍然被作为平民的衣料。

大麻又名“火麻”。其花雌雄异株。雄麻曰枲，亦曰牡麻；雌曰苴麻，亦曰苧麻、子麻、麻母。皮韧，沤之可织布。雄麻质较佳；雌麻粗硬不洁白，多用于丧服。棉布普及之后，一般不再用大麻做衣服，只有少数贫苦农民依然穿用。其用途大多做绳索和麻袋。北方寒冷地区的耕牛，冬天防寒，也用麻布制作“牛衣”。

葛是一种多年生蔓草，也同麻一样，其茎的纤维可用来织布编鞋。从事物发展的序列看，在我国织葛布、编葛屨的历史也很久远，故而常将“葛麻”并称，在《尚书·禹贡》、《诗经》、《庄子》中都有记载。《诗经·周南·葛覃》曰：

葛之覃兮，	长长葛藤条儿弯，
施于中谷，	蔓延伸到谷中间，
维叶莫莫，	叶儿茂盛绿盎然。
是刈是濩，	将它割下用水煮，
为絺为绌，	织成葛布分精粗，
服之无斁。	穿在身上满舒服。 ^②

① 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第38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② 《诗经·周南·葛覃》是写一个女工在收割葛藤后，想回家看望爸妈。全诗共三章，此为第二章。

葛之覃（tán 谈）即葛之藤。闻一多《诗经新义》：“覃为葛之省；覃即藤之转。”施：移，蔓延。莫莫：茂盛貌。是：于是。刈：斩，割。濩（huò 获）：煮。絺（chī 痴）：精细的葛布。绌（xì 夕）：粗的葛布。斁（yì 译）：厌恶。无斁，不讨厌，舒服满意。